

王跃文 / 著

亡魂

鸟



我又知道几位奇女子，都很漂亮，都很能干。只因为她们偶然同官人有了联系，命运就凄惨起来。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，她们不过是为几位腐败官僚添了些花边新闻。当不明真相的人们唾骂她们红颜祸水的时候，我却暗自替她们扼腕。

—— 王跃文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中
国
反
腐
小
说
大
系

中
国
反
腐
小
说
大
系

王跃文 / 著

亡魂鸟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谨以此书封存我的初恋，
并献给几位素昧平生的女人。



亡魂鸟

作者申明

我的长篇小说《国画》出版后，“画旋风”席卷中国图书市场。什么《家画》、《村画》、《官画》总有十几种。有几“画”和几本别的书名的长篇小说，居然盗署了我的名字。本人郑重告白：这些印刷垃圾同我概无关涉。

板桥先生自刻诗序云：如有托名翻版，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，改窜烂入，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。

我亦赌咒如是。



自序

我的老家，溱水河边，早年有个知青农场。我十六岁时，爱上了那里的一位姑娘。她长我两岁，梨花如面。姑娘一天到晚总想着给我买零食吃。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两句格言：让爱情像太阳一般炽热，像月亮一般纯洁。于是我俩就总是沿着溱水散步，隔得尺把远，生怕手碰到一起去。正是冬季，寒水汤汤，北风吹得我俩的裤管咄咄地响。有个雪夜，姑娘的伙伴们恶作剧，把我俩锁在了房间里。我俩就围炉夜话，直到东方既白。

一位女知青，为了庇护自己的恋人，被迫同农场场长结了婚。她的善良却未能让自己的恋人躲过厄运。那位优秀的年轻人仍被处决了。罪名是莫须有的。女知青的悲苦命运从此开始。这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报道。不足两千字的文章，我读过之后愤懑难已。报纸还配发了这位女知青的照片，那双眼睛美丽而忧伤。

我又知道几位奇女子，都很漂亮，都很能干。只因为她们偶然同官人有了联系，命运就凄惨起来。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，她们不过是为几位腐败官僚增添了些花边新闻。当不明真相的人们唾骂她们红颜祸水的时候，我却暗自替她们扼腕。



亡魂鸟

我怀念远逝的初恋，痛惜那些并不相识的女人，感悟着很多的懵懂和清醒。种种破碎的情绪总在我的胸口激荡不已。去年底，我暂时撇开正在写着的一部长篇小说，开始写作这部《亡魂鸟》。隆冬，寒风吹得窗玻璃咣咣响。

七月，为了躲避长沙的酷暑，也省去些应酬，我跑到会同、靖州去了。朋友们偶尔打通了我的电话，想知道我在哪里，我只戏言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。这两个县的县城都很漂亮，有山有水，又有山野菜蔬，人就更是古道热肠了。像我这种散淡的人，正好找这样的去处享受清凉。在会同，我落脚的地方，半山上有座亭子，松风鸟语，流泉鸣蝉。我白天坐在亭子里修改小说，黄昏便去县城的小巷子闲逛。到了靖州，我仍是白天敲键盘，傍晚就去河里游泳。那条河叫渠江，并不太大，却清得撩人。

我写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青小说。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没有丝毫高贵的知青情结。我不喜欢有人说到知青生活就苦大仇深。因为我知道，知青们祥林嫂一样诉说的苦难，不过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最日常的生活。

我这部小说叙说的，只是一个女人的命运，曲折、凄美、无常、荒诞。

2001年8月14日于 长沙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维娜与陆陀 1
- 第二章 维娜与郑秋轮 15
- 第三章 维娜与陆陀 24
- 第四章 维娜与郑秋轮 31
- 第五章 维娜与陆陀 49
- 第六章 维娜与郭浩然 56
- 第七章 维娜与戴倩 72
- 第八章 维娜与陆陀 85
- 第九章 维娜与郑秋轮 91
- 第十章 维娜与陆陀 107
- 第十一章 维娜与郭浩然 114
- 第十二章 维娜与陆陀 124
- 第十三章 维娜与郑秋轮 130



亡魂鸟

- 第十四章 维娜与陆陀 142
- 第十五章 维娜与郭浩然 149
- 第十六章 维娜与吴伟 160
- 第十七章 维娜与罗依 175
- 第十八章 维娜与吴伟 186
- 第十九章 维娜与戴倩 201
- 第二十章 维娜与吴伟 209
- 第二十一章 维娜与陆陀 216
- 第二十二章 维娜与罗依 225
- 第二十三章 维娜与李龙 233
- 第二十四章 维娜与罗依 240
- 第二十五章 维娜与李龙 252
- 第二十六章 维娜与戴倩 271
- 第二十七章 维娜与李龙 283
- 第二十八章 维娜与陆陀 312



第一章

维娜与陆陀

一位女子，浑身素白，脸庞白晰而消瘦，眼窝子有些深，眸子亮亮的。不知是白天，还是夜里，也不知在哪里。只有这漂亮的女子。陆陀想看清了她，却不敢正眼去望。突然一声巨响，陆陀慌忙四顾。再回头望去，那女子就不见了。

陆陀猛地睁开眼睛，心脏突突地跳。梦便忘了大半，好生遗憾。

雷声还在继续，像千万匹烈马在天边狂奔，经久不息。陆陀有些说不出的惶然，身子虚虚的，就像飘浮在地



狱里。雨先是淅淅沥沥，继而暴烈起来。不知什么时间了，陆陀不去理会。没了睡意，睁着眼睛发呆。闪电扯得房间白生生的，如同魔窟。陆陀在想那位女子。他平时做梦，总同自己的真实生活有关。哪怕是做那种难以与人言说的艳梦，同枕共衾的，也是他熟识或见过的真实的女人。可这位浑身素白的女子，他怎么也想不起是谁。

陆陀同人玩笑，总说自己在流亡，不过没有去沧州或伊犁，仍呆在荆都。他说这是一种软流亡。终日蜷伏在家，读书或是写作，倒也乐得自在。不在书斋，就泡茶馆。除非至友，概不会晤。荆都的天气越来越有脾气了。时序已是春季，可没能让人感觉出一丝暖意。阴雨连绵，冷风嗖嗖。这个晚上，雨下了个通宵。

早上，雨慢慢停了，却阴风大作。还没来得及吃早饭，电话就响了。表姐接了电话，应付几句了事。陆陀早被电话搅得有些神经质，听到电话铃声胸口就发紧。便嘱咐表姐，一概说他不在家。老表姐照顾着陆陀的生活。那些挖地三尺都要找到他的朋友，就打他的传呼。传呼机颤动起来，他总要先查商务通，看看是谁，再回电话。

上午十点多钟，表姐接了个电话，照例说他不在家。表姐放下电话说：“是个女的，说有急事找你。”表姐看上去有些不安。陆陀笑道：“没关系的，她硬要找我，会打传呼的。”表姐也有些不敢接电话了，生怕话回得不妥，误了什么大事。表姐没读什么书，对文化人便天生地敬重，总以为陆陀是做大事的。陆陀便暗暗自嘲：我能做什么大事呢？一个流亡者！

没多久，陆陀的传呼机颤动起来。他查了商务通，没



这个电话。陌生电话，不管它吧。可他又想自己是个琐事拖沓的人，有时朋友给了电话号码，没有及时存进去，过后就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怕万一真是哪位朋友呢？迟疑片刻，还是回了电话。

不料是位陌生女士，讲普通话，声音很好听，似乎还让他的耳边感觉到一种热浪。“陆先生吗？对不起，你不认识我。我是你的读者，很喜欢读你的小说。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。”

看来她知道陆陀在家里。既然她不介意，陆陀也就不觉得难堪。他道了感谢，便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她说：“没事，只是冒昧地想见见你。”

陆陀不想见人，很客气地说着些推辞的话。常有热心的读者朋友约他，他都婉言谢绝了。他实在不敢答应陌生读者的约见。家人和朋友都嘱咐他别同陌生人见面。天知道是些什么人呢？人心叵测，谨慎自处吧。陆陀也知道自己应该小心些了。他的小说很让一些人不高兴，说不定别人会想什么法子对付他的。比方荆都那位神功大师、著名慈善家、社会活动家，就硬说陆陀的哪部小说影射了他。大师的一位大弟子居然托人传话，说要对他如何如何。陆陀听了，淡然一笑，也请这位朋友传话过去：“神功大师能在千里之外发功取人性命，就请他在北京、珠海或是香港朝我发功吧，看我是不是在荆都就地毙命，或是七窍流血。”陆陀传话过去快两年多了，他依然活蹦乱跳。他想大师也许真是位慈善家，不忍杀生吧。话虽如此，陆陀还是很谨慎。他怕别人使出下三滥的手段，就从不答应同陌生人单独见面。他独自出门，腰间总别着匕首。作家多少



有些狂想症的，他便总想像自己如何对付下三滥：啞地一声，匕首出鞘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真是好笑。

也许是作家的职业毛病，陆陀遇事总喜欢胡思乱想。原本没影的事儿，叫他一番形象思维之后，就跟真的一样了。比方，朋友约他吃饭，突然冲进几个警察，从他身上搜出毒品。他百口莫辩，只好进了局子再说。如果摆不平这事，他就只好蒙受千古沉冤了。他去宾馆会朋友，房间里没人，门虚掩着。突然进来一位花枝招展的女人，不由分说就脱衣服。又是几位警察冲进来，他也就说不清了。从此熟人和朋友们都知道陆陀还有这等雅好。陆陀每次这么瞎想之后，并不觉得自己神经兮兮。这可不是虚拟的电影场面，而是当今国际上很流行的政治战术，叫“搞臭法”。大凡对那种道德形象很好的政治对手，没办法弄倒他，多用此法，屡试不爽。

中国已是全方位同国际接轨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向西方借鉴的呢？陆陀常看见这样的新闻：警察采用此法抓嫖客。警察买通妓女设局，引嫖客上勾，警察便黄雀在后，逮个正着。嫖客自认倒霉，由警察几千几万地罚去。如此高明的搞臭法，竟被派上这般下流的用场，真是糟蹋了。

陆陀说了很多客气话了，就是不答应见面。可这位女士很是执着和诚恳，说非同他见见面不可。陆陀只恨自己没有钱钟书先生那种幽默，讲不出姬和鸡蛋的风趣话。女士的声音突然忧郁起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个残疾人，脚不太方便。我的经历相当坎坷，同你说说，说不定对你的写作有用处。”

陆陀就有些不忍了，说：“真不好意思。我很感谢你



关心我的创作。我们约个时间吧。可我现在手头正忙着，你看十号行吗？”

女士的语气平淡起来，说：“好吧，十号。南方大道有个茶屋，叫银杏居，我们在那里见面行吗？你可以记下我的电话。”

陆陀记了电话，又问：“对不起，还没请教你的芳名俩。”

“我叫维娜。”她说。

陆陀放下电话，心里陡然涌起某种说不清的感觉。他本想推脱的约见，这会儿又嫌时间约得太晚了。十号，还得等上一个星期！

整整一天，那位女士的声音总在他的耳边回萦，似乎还伴着她温热的呼吸。那声音好像具有某种魔力，叫他不由得去想像她的长相、年龄、职业，等等。她的声音绵而圆润，这声音应该属于一位曼妙而温柔的女人。他几乎忘了她说自己是位残疾人。

可是没到十号，陆陀突然离开了荆都。九号，他应朋友邀请，飞到昆明去了。不是他有意爽约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昆明新知图书城的老总李勇先生是陆陀的朋友，一定要请他过去参加十周年店庆。李勇真是个奇人，十年前，他以祖屋作底，告贷三万元，开了个小书店。如今他却拥有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店。他的财富就像一个核反应堆，以惊人的速度裂变和增殖。在陆陀的眼里，总看不出李勇哪个地方像有钱人。李先生说过一个掌故。有次在飞机上，他巧遇一位著名笑星。这位笑星望见他就笑了，说：我演



小品，就是你这套行头。原来，李先生穿着皱巴巴的西装，脚上居然还是波鞋。唯一显得豪华的是他的肚子，腆得老高。陆陀就同他开玩笑，说，中国人的皮带大抵上有三种系法：系在肚脐眼以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；系在肚脐眼以下的是企业家；正对着肚脐眼系着的就是老百姓了。李先生拊掌大笑。

临上飞机，陆陀本想要打电话告诉维娜的，后来还是忍住了。心想，说不定她过后想想，见他本不太乐意见面，就不再联系了呢？那样也好。这些天，他总是矛盾：有时想尽快见到她，有时又想不见她算了。

这几天，他真有些神经兮兮了。每天晚上都会梦见那位浑身素白的女子。头一个晚上，那位女子远远地望着他，目光有些哀怨。他不太在意。第二天晚上，又是同一位女子，朝他憨笑。他就觉得很奇怪了。到了第三个晚上，那位浑身素白的女子又飘然入梦。他就有些惶恐了。

他的惶恐不单因为梦，还有别的缘由。这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，他自己也害怕想起。他的家族神秘而怪异。从远祖开始，他家族每一代都会出现一个疯子，而且都是在四十岁以前发疯。所以每一代人，在四十岁之前，都是提心吊胆活着的。在没有人发疯之前，你望着我像疯子，我望着你像疯子。直到终于有一个人疯了，没疯的人才会松了一口气，安安心心活好下半辈子。这是一个极其伪善而残忍的家族，人人都希望靠别人发疯来拯救自己。

陆陀这一代，兄妹四人，他是老大。他的两位弟弟和妹妹，都暗自以为他必然发疯。他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，自己关在家里写小说，而且写的都是些不讨人喜欢的东



西。这不是疯子是什么？可看上去弟弟妹妹都很关心他的，总是说，哥哥，别想那么多，过自己喜欢的日子，才是最要紧的。他知道弟弟妹妹的心思，也不怪他们。他也觉得自己也许真是快疯了。他的很多言行，别人觉得不可理喻。他想，自己如果命中注定要发疯，躲是躲不掉的。即使他疯了，也可以庇佑家人平安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可是，只要想到弟弟妹妹会为他们自己没有发疯而庆幸，他的胸口又会隐隐作痛。

犹豫再三，他还是打了维娜电话。“维娜吗？你好……”没等他说下去，她就说道：“哦，陆先生。我一早就打你家电话，又打你手机，关着，还打了你的传呼机，没见你回。”陆陀忙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的传呼机没有办漫游。我已到了昆明了，还要去大理、丽江、版纳。”她沉默会儿，说：“哦，是吗？”听她声音，除了失望，似乎还带着些嗔怪。他只好连连道歉：“真是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。这边朋友邀我过来，走得急，就忘了告诉你了。”她像是突然回过神来，语气轻松些了，说：“祝你旅行愉快。”

陆陀是午睡时躺在床上同维娜通的电话。这些天，他晚上总是失眠，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又总是做梦。中午不补睡一下，下午整个人便像被药晕了的鱼。可挂断电话，他怎么也睡不着了。“哦，是吗？”维娜的声音老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。她这声音越是琢磨，意味越是说不清。她实在只是一位从未谋面的读者啊！他其实也没必要心存歉疚，可胸口却哽哽的。



登机前，陆陀打了维娜电话：“维娜，你好，我是陆陀。我今天下午三点左右抵达荆都。”

“哦，好吧。”维娜的声音平淡得几乎有些冷漠，他隐隐不快。他想残疾人多半性格有些怪异，不放在心里吧。

云南的云就是多，飞机很长时间都是在云中穿行。平时独自旅行，不论是在列车上，还是在飞机上，陆陀都喜欢闭目假寐。闭着眼睛可以完成很多睁着眼睛无法做到的事情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可今天不行。只要双目合上，就有位浑身素白的女子在他的脑海里飘忽。就像摄影一样，那女子一会儿被拉得远远的，只有那双眼睛仍亮得灼人；一会儿那女子都被推到他的眼前，长长的睫毛几乎戳着他的眼珠子了。原来只在夜里出现的梦境，如今白天也揪着他不放了。好几次，他从幻觉中猛然睁开眼睛，几乎惊恐万状。他干脆睁开眼睛，望着舷窗外。却见大团大团灰黄色云块，很坏心情。

舷窗外终于晴空万里了。他知道，飞机已离开云南上空。极目远望，彩云万顷，煞是壮观。恍惚间，他便感觉自己离开了机窗，正坐在软软的云端里遨游。这时，却见天之尽头，五彩云幔间，有位裙裾飘逸的女子御风而行。一眨眼，那女子又遁身而去。天边又是云海茫茫。

他惴惴然完成最后的旅程。刚到达出口，传呼机颤动起来。一看，是维娜。他竟然把她的电话号码记住了，真是奇怪。他本是个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经常弄错的人，好几次给朋友留了并不存在的电话号码，很是尴尬。“你到了是吗？”维娜问道。他说：“到了，正在出口处。”她问：“今天有时间见面吗？”他马上答应了。便约好晚上七点半



见，仍是在银杏居。

陆陀到家时正好四点半钟。洗了个澡，余下时间是找些事情混过去的。这三个小时竟十分难熬。他总预感这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晤，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故事。真是莫名其妙。他知道自己这么神不守舍的毫无道理，可分明有某种预感躲在他身体的某处角落，时不时探出头来，撩他一下。

有的人越活越清醒，老了就大彻大悟；有的人越活越糊涂，老了就昏聩顽冥。陆陀还不算太老，也不是很年轻了，就有时明明白白，有时懵懵懂懂。比方预感，他就是将信将疑，信多于疑。曾经有很多预感都神秘应验了，他便疑心苍天之上真有某种怪力乱神，时刻俯视着芸芸众生。所以平日打碎了什么东西、听说了什么凶言、做了什么怪梦，总会让他迷惘：这是否又兆示着什么。

时间分分秒秒地逼近七点半，陆陀紧张得脑瓜子嗡嗡响了。越来越害怕。今天是怎么了？他可并不是没有同女士单独会晤过啊！晚上连续不断的梦魇，白天须臾不离的幻觉，早让他有些魂不附体了。

说到女朋友，也是弟弟妹妹觉得他像疯子的征兆。他有很多女朋友，都是些冰雪聪明的女孩子。弟弟妹妹很关心他的婚事，想早些知道他会同哪位女子结婚。可他总令他们失望。“早点儿成家吧，一个人终究不是个话！”弟弟和妹妹不止一次说过同样的话。陆陀却想：他们其实是在对我进行心理测试，推断我可能发疯的日期吧。

七点十五，陆陀赶到了银杏居附近。他没有马上进去，拐进旁边一条小巷子，不安地徘徊着。不知是因为维